

烏鞘嶺上夜行車

田 禾 快 畫

西門江 等著



上海五十年



山東快書
烏鞘嶺上夜行車
西門汀等著

*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香餌胡同7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號
寶文堂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總書號0248(曲字0060) 787×1092 1/32 3/8印張 8千字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000冊 定價(7)六分

73

目 錄

烏鞘嶺上夜行車（山東快書）……………西門汀（2）

保護綫路（山東快書）…王拙成、賀雅賢、高劍平（4）

模範司機賈俊臣（對口蓮花落）……………石 軍（7）

烏鞘嶺上夜行車（山東快書）西門汀

說的是夜半兩点多，
天上黑的像口鍋，
電綫桿子叫風颳斷，
這烏鞘嶺正在下大雪。
方圓十里沒人烟，
飛禽走獸也难站腳；
懸崖陡壁千百丈，
一條公路叫雪淹沒。
忽然間雷响電光閃，
從正西爬上來一群大怪物：
屁股上不住冒黑烟，
背上背了個大鐵鍋，
一溜串就有二、三十，
那是咱原油東運的大卡車。
只因為任務重要趕的緊，
半夜里開車打這兒過。
開車的司機真勇敢，
他不怕山高路險又下雪。
這就是轉業的人民解放軍，
三個月會學了開汽車。
白天學，黑夜學，
晚上做夢也在排檔、克拉斯
哇哩哇啦的說。
有個司機叫王建國，
助手小張叫有得。
老王今年二十八，
小張十九生日還沒過。
老王從前是機槍好射手，
小張給他裝彈藥。

打仗使的一挺槍，
轉業同開的一部車。
上一月他倆任務完成的好，
這一月又訂計劃要超額。
要問他倆現在在哪兒，
那不就開的最後面那部車！
老王掌握的方向盤，
小張就在他跟前坐。
小張說：你看這懸崖多危險！
老王說：咱胆大心細就沒錯。
小張說：趕快開過這烏鞘嶺，
免得人心里直哆嗦。
老王加大油門正往前走，
啊！怎麼路旁攔着一部車？
（白）「小張！看見了沒有？」
（白）「啊！看見了。」
老王急忙把車刹，
要問那司機為啥停了車。
小張說：「不要在路上胡耽擱，
抓緊時間爭取超額；
如若它拋錨不能走，
明天就有救急車。」
老王說：「完成任務要靠大家，
行車不能各顧各，

縱然咱們的任务提前完成，
一部車拋錨損失也很多。」

老王說着把車下，

小張在後面緊跟着。

小張可是心服口不服，

兩個嘴唇還嘖着。

老王下車就打招呼：

「哎！同志，你哪一隊的？

为啥攔這兒不開車？」

「三中隊的我姓郭，

那是我的助手李永合。

倒霉的天气實在可惡，

好好的卸油管叫它凍裂，

原油不住往外流，

我收拾好了再開車。」

老王一旁正思索，

小張急忙把話說：

「先用肥皂糊，

再用布条裹。」

那兩位同志忙回答：

「肥皂沒有，布条可不缺。」

小張說聲「好好好！

肥皂我早就準備着。」

老郭解下他的新圍巾，

咔嚓一聲小李把棉襖前襟往
下扯。

里三層來外三層，

包的是結實又暖和。

小張一看他高了興，

一邊笑着一邊說：

「我这个办法真正好，

油管漏了都這樣作。」

小李說：「你这个办法不徹
底，

不如給車上裝暖气。」

小張說：「乾脆搬倒這座
山，

省得上坡和下坡。

路旁再栽上兩行樹，

空氣新鮮又暖和。」

小李說：「不錯不錯！

你想的和我差不多。

再栽幾棵蘋果樹，

又能乘涼又解渴。」

他倆談的多高興，

忘記了天上下大雪。

老王一看夜光錶，

忙喊同志們快上車。

天明趕到打柴溝，

現在已經四点多。

不表司機王建國，

單說老郭發動車，

馬達空轉好半天，

機器不動車停着。

原來是水箱結了冰，

烏鞘嶺哪里找火來烤車？

郭同志正在為難處，

驚動了司機王建國。

老王心里好焦急，

凍壞了水箱可嚴重的多。

老王心里猛一動，

燒了大衣來烤車。

王建國把大衣澆上油，

熊熊的烈日照山坡。

一霎時水箱融化冒熱氣，
好比那太陽晒化了雪。
老郭說：「老同志我拿什麼
來感謝你？」
老王說：「你我都是為人民
來負責。
原油不能按時運到，
煉油廠也得停工待料沒工作，

多少工廠不冒煙，
多少飛機汽車要閒攔着。」
老郭一聽心感動，
他說道：「我一定爭取月月
來超額。」
兩部車就像親兄弟，
一前一後下了坡。
我的快書沒說完，
運輸英雄還有許多……

保護綫路（山東快書） 王拙成、賀雅賢、高劍平

說的是牡圖綫上高山多，
（白）牡圖綫就是牡丹江到圖們。
山下有條汪清河，
河旁有個大山洞，
山洞里來來往往跑火車。
這山洞好比嗓子眼兒，
無論是客車貨車都得打這兒
過。
這一天夜里狂風起，
滿天烏雲就把月亮遮；
風捲飛砂鳴鳴响，
只聽得碗口粗的小樹咔嚓
咔嚓直勁兒折；
只聽得山鷄咕咕叫，
只聽的黑瞎子不出窩。
霹靂閃電震山谷，
那大雨還下的似瓢潑。

公安戰士李升正放哨，
保衛山洞防匪特，
手里緊緊握着衝鋒槍，
監視着四面八方耳目多靈活！
別看狂風暴雨伸手不見掌，
閃光中他倒見對面來了人一個：
（白）站住！誰？
（白）我！
啊！原來是班長張永德。
張班長冒着大雨來查哨，
怕的是雨夜匪特搞陰謀。
這光景也就是後半夜，
呼嚕！一聲霹靂震的他倆一
哆嗦。
就聽見山洞里边嘩啦嘩啦連
声响，

这声音驚動李升和張永德。

(白)这是什么响啊?

李升說:班長,你在这里注意來警戒,

我到洞里看看到底是甚么,

他要是匪特來破坏,

我就給他一傢伙。

李升邁步剛要去,

張班長拉住李升悄悄的把話說:

(白)你慌啥?

要真是匪特來破坏,

咱沉着穩健要活捉,

你站在这里先別動,

我去看看八成又是山洞里石头往下落。

这地方的一草一木我都記的準,

大小石头我都查过。

張班長說完話順着山根往前走,

你看他脚底下走的又快又俐索;

不多時走進山洞留神細看:

呀!铁道中間的石头都垛成垛咧!

小塊的能有磨盤大,

大塊的好像个大碾砣。

(白)这山洞因为年久,再加上來往的火車和雷声的震動,洞頂不断的往下落石头。

張班長一看心里吃一驚,

这山洞一会儿一趟車,

石头要不快搬走,

火車一到可就要砸鍋。

張班長剛想去把战士找,

抬头一看,呀!前边的火亮是什么?

这亮光越來越法近,

才看清原來是溜道的鐵路員工大老郭。

大老郭一看这情况,

他也急的了不得:

張班長,还有一点鐘,

有一趟列車要通过,

(白)咱們赶快想办法,

我現在就去準備信号,

可別到時候翻了車。

張班長說:老郭,我馬上回碉堡,

(白)咱們分头办事別扭着。

他說完急忙往回跑,

進了碉堡他就喊:集合!

战士們听說这件事,

个顶个的抄傢伙。

冒着大雨就往山洞跑,

什么泥呀水呀黑灯瞎火啥也顧不得。

眨眼之間來到山洞里,

搬的搬來挪的挪,

大塊的石头俩人抬,

小塊的就用鉄銑撮。

战士們衣裳都濕透,

老郭头跟头絆了緊「扎呼」。

說話間小塊石頭都搬走，
剩下一個大的不好挪，
同志們抬的抬來搬的搬，
張班長一邊幹活一邊暗琢
磨：

這地方好掉石頭挺危險，
要不注意就興許被砸着。
他借着燈光抬頭看：
哎呀！這可了不得咧！
頭上面一塊大石裂着縫，
碎石土面稀里嘩啦直勁往下
落！

張班長破着嗓子一聲喊：注
意石頭！

同志們趕快往後躲。

戰士們身子伶俐閃到兩下
去，

就剩老郭他沒躲倒噯。

不小心小石頭把他給絆倒，
不好了！眼看石頭就要落。

張班長一看急了眼，
不顧石頭顧老郭。

攔腰抱起老郭就往外跑，
只听得咕咚咕咚掉下一個黑
古龍冬大傢伙。

這石頭高下足有二三尺，
長下也有一丈多；
砸的碎石四下飛，
震的地皮一哆嗦。

張班長若是晚一步，
老郭頭早就成了肉餡餅。
別看張班長抱着老郭跑的

快，

他左腿被石頭崩的冒血沫。
老郭頭一看心難受，
張班長負傷好像把他的心抓
破！

他里边穿着白小褂，
吡的一聲扯下來一尺多，
忙給班長包傷口，
他又扶着班長往起坐。
戰士們忽拉一下圍上去，
張班長說：同志們快抬石頭
別顧我。

老郭說你快離開這山洞，
有個戰士說我背着班長下山
坡。

張班長他一擺手，
咬牙站起把話說：
眼看列車就來到，
咱對國家財產要負責，
我這是碰破一點皮，
抬個三頭二百斤還不算嘛。
他說完抄起撬棍往前走，
傷口疼痛他也顧不得，
戰士們只好又把石頭抬，
哪曾想這塊石頭重的多，
好像在地上生下根，
三四條大繩都抬折。
急的老郭直流汗，
急的大伙轉磨磨；
張班長想出一個好主意：
同志們趕快一齊抄傢伙，
大石頭咱們把它砸兩半，

这点困难算什么！
战士们齐说对对对，
咱当个石匠也不错。
这真是一分热发一分光，
人多心齐好干活。
不大会儿石头砸了四五半，
这回抬着可轻的多。
眨眨眼石头全都抬到山洞外，
老郭头检查线路认真又负责。

山洞外云收雾散天放亮，
一轮红日鑽出东坡。
只听得远处火车汽笛响，
轟隆隆开过一趟旅客车，
车里边又是说来又是笑，
广播喇叭正唱大渡河。
张班长和同志们站在洞口外，
看着列车安安全全就把山洞过。

忘记了浑身衣裳都湿透，
忘记了一夜眼睛都没合；

忘记了昨夜狂风飈，
忘记了大雨似瓢泼；
忘记了手上起血泡，
忘记了脚背都砸破；
这个说三更半夜洗个澡，
这露天澡塘正经还不错呢；
那个说浑身上下都洗遍，
就是没洗胳膊窝；
老郭说同志们一夜多受累，
多亏大伙帮助保证安全来通车。

张班长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保护线路人人都有责，
互相配合不怕匪特来破坏，
不怕自然灾害多。
保卫祖国运输线，
支援国家大建设。
老郭头告别大家照旧去踏道，

战士们回去迎接新工作。
这才是任凭顽石坚如铁，
难挡英雄智慧多。

模范司机贾俊臣（对口莲花落） 石军

甲：邁大步進礼堂，
嘿！五星紅旗挂当央，
乙：咱親愛領袖毛主席的
像，
四外金边直放光；

甲：滿台鮮花齐開放，
青年团的团旗列兩旁。
乙：真莊嚴！
甲：好堂煌！
合：（白）这是青年社会主

义建設積極分子大會的
大礼堂呵！

甲：有男也有女，

乙：來自不同的崗位上；

甲：要把他們都表全，

乙：光紙也寫幾千張。

甲：我回頭看見一個小伙，

四方大臉好健康！

好像在哪兒見過面，

咋想不起在啥地方？

乙：（白）那不基本建設的
青年模範司機賈俊臣
嗎？

甲：對！就是他！

賈俊臣可真不善，

參加工作四年半，

乙：他安全行車八萬公里，
是一貫積極的勞動模
範。

甲：樹有千枝一個根，

乙：事有百宗講一件，

甲：單說一九五四年——

乙：他在汽車隊領導大捷克
班，

甲：跑長途掙計件，

乙：一天就是七八元，

甲：掙的多不麻煩，
司機們全都搶着幹。

乙：工程正在緊張階段，
小翻斗班運輸任務有
困難。

甲：翻斗班汽車常常出故

障，

司機們年輕沒經驗。

乙：說話正是八月里，

甲：這一天孫科長和他把話
談：

老賈，小翻斗班任務非
常緊，

班里同志們思想挺紊
亂，

臨時調你當班長，

一個月後再把你調回大
捷克班。

乙：老賈一聽心納悶：

（白）咦！不對勁兒呀！

這是兩年的工程任務，
為什麼一個月就把我調
回來呢？這是咋回事
呢？噢噢噢！

老賈他辦事認真有話就
談：

我不怕工作困難掙的
少，

科長，我是中國共產黨
員，

我向您來提出保證，
決心參加祖國建設的尖
刀班。

甲：科長緊握住老賈的手：
領導上知道你是吃苦走
在前。

（白）祝你順利成功，有
困難只管提出來！

乙：賈俊臣來接班。

甲：班員們都問他为啥不在捷克班？

乙：这个說捷克班里有多好！

甲：那个說倒霉才到咱这班！

乙：老賈說困难工作才最光榮，
別忘了咱們是祖國建設的先鋒官！

甲：大付心里不服氣：
哼！說是容易做就難，
三班搗還吃四頓飯，
多挨累還少掙錢，
經常受些窩囊氣，
說什麼計件的零頭都攆上咱，
你說警氣不警氣？

別人還叫咱小孩子班！

乙：老賈說个別的思想有的是，

那是他自己有缺點，
咱軍隊的同志更難苦，
流汗流血還不掙錢哩！

甲：幾句話說的大付不願意，
心里話我要看看你這位先鋒官！

乙：老賈看出他的心事，
不由心里暗盤算：
这个班里困難多，

必須注意找關鍵，
看樣子大付是頭一個，
就因他這種思想影響全班，
必須首先幫助他，
對！解決了思想問題就好辦。

甲：（白）過了兩天，老賈就布置了兩個同志幫助大付，可哪知道哇！
这天老賈剛收車，
正是大付吵的歡：
你那套道理我全懂，
政治課也學不到你跟前！

我老付不聽那一套，
要講道理你得學幾年。

乙：老賈急忙進了屋，
果然是大付粗脖子紅臉
眼瞪圓，
老賈當時沒說話，
那大付氣哼哼的奔外邊。

甲：（白）班長，你聽見沒有？還沒等我們說啥呢，他就火啦！

乙：賈俊臣帶笑開了言：
他的思想不是三兩句話就能轉變，
只要咱大家有決心，
這件事情不難辦。
甲：兩個同志沒說話。

乙：那老賈心里把自己怨：
(白)我这事办的冒失
呀，因为事先对大付的
思想没进行了解，才有
这样结果！
他暗思想暗打算，
我这个帮助方式应转变，

老贾正然心里想，
甲：有个同志喊他去吃饭：
老贾，吃饭去！

乙：啊！好！
他一看说话的是老闆：
老闆哪！刚才大付又发
脾气，
他那个人咋就不听劝？
你说他是为什么？

甲：还不是一心想去挣计
件！

乙：那么二付呢？

甲：二付他是跟在大付的后
边转，
你要是和他不对劲儿，
就别想和他谈上两句
半。

乙：一句话启发了贾俊臣，
眼睛不住把老闆看：
对呀！方才帮助大付的
那俩同志，
当然是对大付的作风看
不惯，
一定是方式挺生硬，

大付他才不听他们劝。
他再想想閻德發，
平常工作不前不后是一
般，

他比大付强一点，
或许他俩没成见：

(白)老闆，你和大付怎
么样？

甲：(白)我们俩还不大
离，常唠唠啥的！

乙：老贾说咱班的任务紧急
又吃累，
不知你有啥意见？

甲：工作累点我不怕，
我气的是大捷克班对咱
班下眼看。

乙：老闆哪！现在咱们这个
班，

是这段工程的關鍵，
混凝土要是送不到，
那才真叫别的班对咱下
眼看，

咱要是保证完成任务，
实际行动就会把他们的
看法给转变。

你和大付谈得来，
他对你也没意见，
你要把他帮助好，
咱这班和别的班就挑挑
战。

甲：(白)帮助大付？

乙：对！帮助他，你一定能

行！

甲：好吧！你叫我試試看！

乙：從此後大付老闆常在一起嘮，

老賈又叫骨幹個別幫助老闆。

甲：你幫我我帮他，

喲！那大付真就有了轉變，

老闆自己幹活也有了勁兒，

真是全班打成一片。

乙：冬季施工一開始，

甲：保養汽車是重要階段，

乙：老賈對汽車真像母親疼孩子，

又怕冷來又怕寒。

他經常叫大家注意保養車，

甲：有人就說咱也不是修理班！

乙：这天午後老賈下班還沒吃飯，

甲：司機老孔來到屋里边：

班長，我那台車得往庫送，

乙：（白）為什麼？

甲：因為壞了配電盤。

乙：（白）自己修理修理吧！

甲：老孔的臉上現出了不耐煩，

轉身就去吃晚飯。

乙：老賈他点点头沒說話，

自己走到車旁邊，

動手替老孔修理車，

他專心收拾配電盤。

老賈他幹了一天還沒吃晚飯，

甲：正赶上西北風嗖嗖天氣寒，

乙：他手脚凍的如貓咬，

甲：北風又往衣服里鑽，

乙：哼！你就是下刀子，

我頂鍋也要把車修理完！

甲：眼看到半夜十一点，

乙：老賈才修理好配電盤，

轉身要往屋里走，

不好了！只覺得手脚發木眼發藍，

才想起自己沒吃飯，

一看錶又到出車時間。

咬牙他就進了屋，

看看老孔睡的正香甜：

老孔，起來精神精神好出車，

甲：老孔朦朦朧朧睜眼看：

我的車壞了！

乙：我剛才給你修理完。

甲：老孔翻身忙坐起：

啊！班長，你沒睡覺？

乙：嗯！他答應一聲要往床上靠，

要脱鞋只觉得疼的像刀
割，

咬咬牙眉头都不皱，

甲：他那一瘸一颠叫老孔早
看见：

班长，你的脚冻坏了？

乙：没啥，不疼不痒发点
酸。

甲：老孔忘了披衣服跳下
地：

班长……一句话吭吧老
半天。

乙：（白）这件事不但教育
了老孔，也感动了全
班，出车率达到百分之

八十以上。过去搅拌厂
催翻斗班，

甲：（白）以后呢？

乙：（白）嘿！小翻斗车的
喇叭嗒嗒直响催搅拌
厂呢！

甲：公司召开全体大会，

乙：落后的翻斗班变成光荣
的青年突击班。

甲：大红旗悬在他们宿舍，

乙：小红旗插在车上边。

合：全班团结一条心，
真是名符其实社会主义
建设的突击班。